「太陽轉身的地方」

蕭 愚

天南地北

雲南以煙草和普洱茶聞名於世，在茶都普洱市的故鄉卻還有一個獨特去處——「太陽轉身的地方」墨江。沿普洱市東北方向走上百多公里，這座北回歸線穿越而過的風光綺麗的古縣城便呈現在眼前，給旅遊者一派獨特的景觀與人文感受。

每年的夏至日，太陽直射北回歸線，出現「立竿不見影」等多種獨特景觀，被人們稱爲「太陽轉身的地方」，因此墨江又被譽爲「回歸之城」。北回歸線是指地球上北緯二十三度二十六分線，它是地球上北亞熱帶和北溫帶的氣候、植被、土壤、自然景觀差異的地理分界線，也是由於地球運動特定傾角（二十三度二十六分）和運動形式（繞地軸自轉和繞太陽公轉）而產生的太陽垂直照射現象（即直射）的最北界線。太陽直射這種動態天文現象在每年的三月二十一日（春分日）至六月二十一日（夏至日）這段時間內，直射現象回歸赤道方向，北回歸線因此得名。北回歸線穿城，就使得墨江縣境內在夏至日前後會出現太陽直射「立竿不見影」這種奇特的光照現象。北回歸線穿城而過，把墨江縣城和縣境一分爲二，一半留在了亞熱帶，一半留在了北溫帶。每年的六月份，都是哈尼人和外地觀光客的節日，六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，太陽的直射點移至北回歸線。中午時分，太陽直射在穿過墨江城的北回歸線上，那一瞬間，直立在北回歸線標誌園內的七根鐵竿，影子漸漸消失了。

哈尼人的祖先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解開「立竿不見影」之謎，但他們敬畏大自然，敬畏太陽，所以，每年的這個時候，他們會打起竹竿、舞着棕櫚葉、敲響大木鼓，以獨特的方式來迎接這一奇觀的到來。歷史的淵源與自然的恩賜使這座古稱「他郎」的縣城披上一層淡淡的神秘，墨江縣是全國惟一的哈尼族自治縣，享有「哈尼之鄉」的美譽但曾經一直是默默無聞。雖然它有着深厚而豐富的哈尼族文化資源，但卻少有人特意光顧。在人們眼裡，過去的墨江只是昆明去往西雙版納路途上的一處必經之地，一個停車歇腳、飲馬成炊的驛站，沒有人會爲了它而不遠萬里特地前來。近幾年，隨着整體形象的大變遷曾名不見經傳的墨江縣日益被外界所關注。「太陽轉身的地方」已成爲墨江的代名詞。縣城的標誌性建築，人體太陽鐘、無影手等雕塑，讓人無時無刻不把這個地方與「立竿不見影」聯繫起來。

現在到墨江，北回歸線標誌園是最要去的景區，這是目前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集天文、地理、休閒、科普爲一體的所在。這一依山而建的標誌性建築群落由回歸之門、超越、石環、雙子星廣場、哈尼取火台等景點組成。

陳福熙的煩惱

許定銘

醉書亭

一九三〇年代初的上海暨南大學人才濟濟，出了一批學生作家：何家槐、徐轉蓬、黑嬰、温梓川、彭成慧、陳福熙……此中以小說家何家槐最負盛名；其後彭成慧在香港，黑嬰和温梓川在南洋也成了名家，而被人忽略了的陳福熙，其實也寫過《浮雲集》、《迷戀的情婦》、《春之煩惱》、《密約》和《懷疑》幾部散文和小說集。陳福熙出書很愛請朋友寫序，爲他這幾本書寫序的就有顧仲彝、趙景深、何家槐和許欽文。

《春之煩惱》（上海光明書局，一九三二）約六萬多字，收《失了的春天》、《婦人的悲哀》、《愛的故事》、《蹂躪》、《海濱的愛人》、《愛與罪》、《繡花枕》、《瘋婦》……等十三個短篇，除了《母與子》和《胥鎮上的張三》外，都是些寫於一九三〇年前後的愛情故事，這裡有失婚的婦人，受騙的女子，愛美的幻滅，被迫當娼的女人、因嫉妒演變成心理不平衡……所有愛情帶來的煩惱，都把人引向悲劇，這些沒有出路的愛戀，「思春」的煩惱，很可能即是年輕的陳福熙本身的煩惱。

《春之煩惱》的戀愛題材是多樣化的，結局是悲劇性的，當時頗受歡迎，此所以三個月即能再版。但細心一讀，你會覺得他的文筆平淡，只達到交代故事的境界，文學技巧粗疏，比起他的同學何家槐、黑嬰等，遜色得多了！

《春之煩惱》

往事沉沉

母愛

孫友田

幼小時在母親懷裡，長大了在母親心裡，離家後在母親夢裡。遊子走到天涯海角也走不出慈母那關切的視線。

五十年前，我到礦山報到，並在那裡成家立業。母親常來看望。每次來都捎來她親手爲我做的布鞋。我的一雙腳不知踩碎了她多少不眠之夜。一九六一年春節過後，天氣依然苦寒，母親請人寫信寄我，說她在鄉下高價買到十斤羊肉，決定親自送來。要我三月七日接車。這本是一件平常事，那時卻非同小可。因爲國家正值困難時期。人們生活必需品特別是肉類和食油異常匱乏。妻子在這時卻懷上了雙胞胎。營養供應不足，雙腿出現浮腫……母親爲了兒媳和第三代的平安挺身而出。她雖然知道火車上不准攜帶肉類，仍然甘冒「投機倒把」的罪名毅然來礦。從老家黃口到礦區賈汪必須在徐州轉車。徐州是個大站，站內站外都有專人檢查，很難過關。沒收了羊肉是小事，無端地讓老人受到驚嚇，我們會深感內疚，若由此再惹出別的災禍，我和妻子將遺憾終生，回信勸阻她也沒聽。

三月七日晚八時，我侍候雙腿浮腫的妻子睡下，獨自披上大衣，頂着寒風，憂心忡忡地走向車站。

礦山汽笛聲在寒夜裡迴盪，好像母親深情地呼喚。路旁老樹遒勁的枯枝在寒風裡抖擻，好像看到母親伸來的手臂……子女有了難處，母親總是伸來溫暖的手。我和妻結婚的那年初冬，她來礦了，看到我們床上只鋪着薄薄的褥子，就瞞着我們隻身爬上礦區的東山，見草就拔，一個下午就拔了一大捆白茅草，硬是從山上揹下來。妻子見了又心疼又生氣地埋怨她：「娘，那山上有狼！」母親卻輕輕一笑，說：「什麼野物都怕活人。」……

跨過一座小橋就到了車站。那時的礦區車站比較簡陋，只有一間屋，售票兼候車。屋內連張椅子都沒有，空空蕩蕩，冷冷清清，恰如我當時的心情。我只想着母親能否平安來礦，估計着十斤羊肉會引起的風波……連火車進站都沒有察覺。

出口處人頭攢動，接站的人都憑藉微弱的燈光辨認着要接的人。

母親出現了，我急忙迎上前去。一年未見，她又蒼老了許多。過去挺直的腰板有些駝了，腿腳也不如以前靈便了。我接過她提的竹籃，竹籃裡用毛巾蓋着的是兩雙新布鞋和一卷烙的餅。那羊肉？……只要母親平安就好。

回家的路上，母親的精神特別好，有說有笑，惟獨不提羊肉的事。走進家門已是深夜，在家苦等的妻子猛地坐起，母親趕忙去扶，說：「孩子，別起來，小心身子。」用毛巾擦了下額上的汗，就伸手向胳肢窩處去解大襟棉襖的扣子。老人家一定是想休息了，她實在太累。清早從黃口上車去徐州，頭天夜裡就要到候車室裡去坐等。徐州轉車就更難了，她不識字，要向人不停地詢問。每次來礦都是一次艱難的歷程，這次也不例外。我收拾好她睡的床鋪，拉開被子說：「娘，您歇着吧，有話明天再說。」誰知她脫去棉襖，鬆開腰間紮得很緊的繩子，從背上卸下一塊用白布裹着的東西，她顫巍巍將那東西放在案板上，攤平，展開，呵，我和妻子都愣住了：一塊肥美的羊肉！這十斤羊肉伏在母親寬寬的背上，在春寒料峭的三月，從黃口到賈汪歷時一晝夜，行程二百里，母親爲此弓腰駝背，母親爲此步履蹣跚……妻子抓住母親的手，哽咽着說：「娘，太難爲你了……」我的淚水也模糊了眼睛……

誠實一生的母親，以隱瞞和僞裝體現了偉大的母愛。

鄧小平與煙

李景賢

人與事

衆所周知，鄧小平愛抽煙，他與斯大林、毛澤東、邱吉爾，得到了「天下四大癮君子」的雅號，與此同時，他們四人卻又都是有名的壽星。聽說到了一九八八年底，醫生一再建議鄧小平少抽甚至不抽煙，因此，他抽煙便受到其小女兒蕭榕的嚴格約束。

抽煙被「管制」

一九八九年二月初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來華訪問，爲蘇聯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五月訪華做準備。四日，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，在上海虹橋賓館會見他之前，中國外長錢其琛向老人家彙報與對方會談的情況。說着說着，這位「老煙民」就習慣地伸出右手，在右側茶几上摸了摸，大概是想拿支煙抽，但茶几上除了個茶杯，什麼東西也沒有擺放。坐在他身旁的蕭榕發現這個動作後，立即進行「干預」，假裝嚴厲地說：「爸，不是說好了嗎，不能抽煙！」其父先做無奈狀，後即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大家請看看，我這個人不自由啊，受人管制！」又說：「不讓我抽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會見外賓時，在茶几上總得擺個碟子，上面放上幾根煙，裝裝樣子嘛！否則，外國記者就會亂猜測，發消息說我身體不行了，醫生連煙也不讓抽。」話雖是這麼說，但也許因爲實行「管制」的蕭榕沒有發話，鄧小平會見蘇聯外長時，在其右側的茶几上，還是沒有擺放香煙。我當時會心一笑：這個笑容可掬的「毛毛」（蕭榕的乳名）好生厲害，竟敢違抗「聖旨」！

手持煙卷的鄧小平

鄧小平與謝瓦爾德納澤會見時，說出了「結束過去，開闢未來」這樣八個早已成爲「世紀經典」的大字。他向蘇聯客人扼要地介紹了日後與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基本脈絡，說中蘇之間過去的那些事不準備細談，只作爲回顧說一說，把重點放在未來。

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至十八日，戈爾巴喬夫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。鄧小平與他的會見是此訪的「重頭戲」，安排在十六日上午十時開始舉行。我被指派擔任記錄，記下在會見前及期間，這位中國領導人談話的內容。這一次，我給自己預設了一個獨特「任務」：繼續研究「鄧小平與煙」這個題目。九時三十五分，老人家在蕭榕的陪同下，來到了北京人民大會堂東大廳，李先念、姚依林等領導人紛紛上前與他握手問候。隨後，鄧小平被請到東大廳旁邊的一個廳休息。我因爲有一個特殊任務，在會見之前，也要記錄他與中國其他領導人的談話內容，便一直站在他的身邊。我注意到，在他身旁的茶几上，除了個杯子，什麼東西也沒有擺放，於是，我就想，蕭榕這次依然不聽父親讓擺幾支香煙裝裝樣子的話，對其抽煙還是實行嚴格「管制」。鄧小平安詳地坐着，話不多，但有一句話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裡：三年多之前請人給他（指戈爾巴喬夫）傳話以來，國內外一般的事情都不怎麼過問了，就想着今天怎麼樣跟他談。望着老人家那安詳的面容，我在想，此刻他也許依然在思考，過一會兒跟戈爾巴喬夫怎麼樣談。

十時三分，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在東大廳入座。我坐在兩人後面，發現在老人家右側的茶几上，只放着一個茶杯，沒有擺放香煙。

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的會見，被史家稱爲「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事件之一」。「山重水複」達二十多年之久的中蘇關係，終於迎來了「柳暗花明」。預定的超長會見時間（兩個小時）似乎悄悄地過去了，但鄧小平依然滔滔不絕。蕭榕兩次提醒他會見時間已過，但老人家仍不願打住。結果，他與戈爾巴喬夫興致勃勃地談了整整兩個半小時，然而，一根煙也沒有抽。鄧小平抽煙抽了幾十年，聽說癮還很大，有時一根接一根地抽。現如今，他聽從醫生的勸告，一根煙也不抽了，讓我有一種突然「急剎車」、戛然而止的感覺，可見老人家的自控力有多麼強！

控煙自制力感動英國女王

還有個故事令我特別感動。一九八六年十月中旬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對中國進行了國事訪問。鄧小平在釣魚台國賓館養源齋會見和宴請這位英國君主時，一根煙也沒有抽。事後，伊麗莎白二世在致這位中國領導人的信中，特意提及此事。她寫道：「但願未吸一支煙沒有使你太難受！實際上我們都不會介意的，但我們仍感謝你的一番美意。」可見，鄧小平喜歡抽煙，在全世界是出了名的，連英國女王都知道。她對鄧小平在長達四五個小時的控煙自制，感到很大的意外和由衷的敬佩，因而才在信中發出此言。鄧小平這次表現出來的非凡自控力，我想主要是源自他對一位女性君主的禮貌和尊重。還有個故事順便也提一下。有一次，聶衛平在鳳凰衛視一訪談節目中說，鄧老爺子對與英國女王見面一事十分重視，連宴請的菜單都很費心。有一次打橋牌時，他請牌友們給他參謀參謀，招待女王吃些什麼菜爲好。

「爸爸的健康最要緊！」

一九九〇年春日一天晚上，蕭榕以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的身份，宴請蘇聯客人，讓我去作陪。賓主一落座，她就站起來莊重地宣布，她和我是鄧小平——戈爾巴喬夫會見的「見證人」。在閒談中，我提起她在中蘇領導人會見期間那兩次「禁煙」「管制」。她歎了歎口氣說：「那是不得已而爲之。你試想一下，我這個做女兒的，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!? 爸爸的健康最要緊！」此外，有件事我一直想問小平同志的小女兒，但又不敢開口，到了最後，還是憋不住，就怯怯地說：「聽有人說，你還攪過小平同志的牌局。」她聽後嘿嘿一笑，說沒有的事，問我這是聽誰說的，又說她父親退下來後，生活起居非常有規律，晚上打牌到十點鐘就準時「收兵」。還說：你不信，就去問問聶衛平，攪不攪局，他這個人最清楚。我不認識聶衛平，無緣向他求證。碰巧有一次看鳳凰衛視《鏘鏘三人行》，聽聶衛平同竇文濤神侃，說他與「牌友」鄧小平之間的那些軼事。竇文濤也提了類似的問題。聶棋聖說，鄧小平在晚年，橋牌只打到晚上十點鐘，這是老爺子的閨女們，特別是毛毛立的一條死規矩，老爺子和牌友們都很自覺，像軍人執行軍令一樣堅決。

蕭榕說得對、說得好，鄧小平的健康最要緊，這對她本人，對她全家，對中國這個黨、這個國家，對全國的平民百姓，對海外的華僑華人都是這樣。

幫我審讀此稿的一位友人，從大洋彼岸發來電郵動情地說，從小平同志對吸煙的自控和他女兒的助控中，領略到一位偉人的毅力與耐力，也感受其親人的一片苦心與愛心，眞乃父女情深啊！

不抽煙「對不起」記者們

據我所知，「鄧小平與煙」的故事還有很多。他會見外賓時，常常以吸煙作爲「話引子」，其特有的幽默，頓時營造出一種令人身心愉悅的「氣場」。有好幾次，鄧小平與外賓一落座，便拿起茶几上的煙盒說：我這個人吸煙都吸出了名，外國記者常常以這個爲由編發消息，我如果不吸煙，就對不起他們！

尼克松一九七二年訪華後，中美之間的人員來往便多了起來。美方派出一些重要官員來訪，時任中國副總理的鄧小平只要有空，就會見他們，闡述對世界大勢的看法和發展中美關係的想法。抽煙往往依然作爲談話的開篇。

一九七四年夏天，美國議員傑克遜來華訪問。鄧小平一見面，就拿起一盒熊貓牌香煙，問這位議員及隨行人員吸不吸煙，客人們搖了搖頭，於是，他就風趣地說：「怎麼，客人們都不吸煙？我看，你們的財政部長恐怕會不高興！」傑克遜回他這樣一句：衛生部主張禁煙，而財政部則鼓勵賣煙，結果，總是財政部得勝。鄧小平說：這兩個部還會一直爭論下去，爭一百年恐怕也解決不了！

當年冬天，美國另一名議員曼斯菲爾德來訪時，一見鄧小平就說：你如不介意，那我就抽煙斗啦。這位中國領導人用手勢示意請便。美國客人接着說：衛生部不讓抽煙卷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像斯大林那樣抽煙斗。鄧小平調侃說：衛生部越禁煙，煙的銷路就越廣。

鄧小平抽煙出了名，他談煙的幽默感也很有特色。上面舉的幾個例子就可以「作證」。還有一次，他拿着一根香煙對外賓說：我吸的是「假煙」，你看看，不就是一根紙條嗎？爲了減少尼古丁的吸入量，有關部門爲鄧小平專門生產一種特長過濾嘴香煙。

沙巴懶猴

冰谷

域外漫筆

東馬的沙巴州，在加里曼丹島（婆羅洲）的東北部。那裡的大象和野豬，可謂叢林裡的龐然大物，威猛慓悍。可是當遇見了我們，都自然而然退避三舍，轉向而去，逃離時還招朋喚友，彷彿大難臨頭。

我常常因此感到驕傲，好像我們人類才是森林中的霸王，直到有一天我和懶猴相遇，那種飄飄然的林中霸氣不只頹然消失，而且蕩然無存。

懶猴那種遇強敵依然慢條斯裡、無懼無畏的坦然態度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。

這種體形如貓、性情溫文爾雅的小動物，實際上屬一種樹熊。細柔的體毛絨絨密密，外觀可愛，卻莫名其妙地被人們按上一個四不像的怪名——懶猴。

把「熊」稱爲「猴」，對這種小動物已經很不公平了，還胡亂地形容做「懶猴」，就更加委屈牠們了。悠遊閑逸，不退縮、不逞強、不殘暴，天塌下當被蓋，在廣闊的叢林世界獨來獨往，牠們那種不畏強敵的勇氣堪值一讚。

第一次見到懶猴，就驚於牠兩顆深邃渾圓的烏眼珠，平偏的臉龐與猿猴確有幾分相似。當時那傢伙在樹下咀嚼一顆黃澄澄的可可，我隨意從腳邊抓起一根木條，特意放大腳步聲引起牠的注意。

那傢伙充耳不聞、毫無反應，仍在咀嚼那顆可可。

——嗨嗨！我發出驅逐令，沒有回應。

——嗨嗨嗨！嗨嗨嗨！第二道驅逐令，也沒有回應。

——嗨嗨嗨……第三道驅逐令，依然沒有回應，前腳仍抓緊那顆黃澄澄的可可，施施然地咀嚼。

假如我遇見的是高頭大馬的野象，或是獠牙露齒的山豬，或滿身掛箭的刺蝟，我出盡丹田這麼一喚，群獸早就垂頭夾尾、心驚膽跳往荒涼處飛奔逃命了，哪有膽量與萬物之靈比拼！

如此情景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一個小小貓兒一般的動物，竟然對我視若無睹，人類高智商動物的尊嚴何在？我本站離懶猴有十來步，盛怒之餘，趨近它舉起手中的木條就想當頭劈下。那根手腕般粗大的硬木條，即使不令牠粉身碎骨，也必叫牠五臟俱裂、氣絕魂斷。

可是，就在我手舉棒落之際，腦海裡忽然一轉，讓溫馴全無惡意的小動物一個致命的下場，似乎過於殘忍。再仔細地看，那毛絨絨灰白的身體，清純可愛，牠幼稚的心靈完全不設防。不，不是不設防，而是在牠的心靈世界裡根本沒有所謂敵人，所以無所畏懼。剎那間，我覺得傷害牠是一種罪過。於是扔棄了手中的木條，慢慢地緩步離開，讓純潔的小動物靜靜享受林間的孤寂與和藹。

古代外事賓館

天戈

文化經緯

我國古代的對外交往源遠流長，中外使節互訪相當頻繁。因此，專門爲外賓服務的外事賓館早已有之，而且盛極一時。

北魏時期，孝文帝遷都洛陽使一度荒涼的洛陽城成爲繁盛的商業城市，房屋建築新穎、別致，人口衆多，商業繁榮，吸引了國外衆多的遊客。當時，洛陽城內修建了一批諸如「四夷館」之類的外事賓館，專門接待、安置各國使節、商旅和遊客。如「扶桑館」，專門接待日本客人，「暮在里」，專門安排來自朝鮮半島的使節和遊客。這些賓館，大都建築氣派，裝飾豪華，既具有我國傳統的民族風格，又考慮到照顧客人的居住習慣和生活習俗。

隋、唐、宋時期，這類外事賓館改稱「四方館」。隋、唐以後，隨着我國旅遊、建築和中外交流的日益發展，外事賓館不僅在京城常見，而且在對外交往較多的商業城市和貿易港口也設置了起來。例如唐代揚州建有日本館、楚州建有新羅館。元、明、清時期，這類賓館稱爲「會同館」，大都集中在北京和其他東部沿海大城市裡。

值得稱道的是，我國古代的外事賓館均按遊客的國籍、民族分別設館舍，讓客人入館如回家。歷代朝廷還派有專門管理的官員，館內的接待人員還備有各國的翻譯，非常方便。

遙遠的西域

吳雅文

列車向西、向北、再向西。巨大的沙丘撲面而來，無邊無際的戈壁撲面而來，綿延萬里的天山撲面而來。

天山北麓的烏魯木齊張開雙臂，把我們摟進了它的懷抱。「烏魯木齊」係蒙語，意爲優美的牧場。然而進入我視線的卻是林立的高樓、縱橫的大道、不息的車流、繁華的商場，根本沒有牧場的影子。要是沒有城邊那的焦乾荒涼的雅瑪里克山，我很難相信它是我國西部的一座邊城。

站在烏魯木齊的紅山頂上，近可鳥瞰邊城的全部風貌，遠可遙望博格達峰的終年積雪。紅山寶塔在這裡，向繚繞天山的青雲薄霧講述着那久遠的關於建寶塔鎮惡龍的傳說。林則徐塑像在這裡，默默地追憶着那個朝代的歷史和那些令人感嘆的故事。遠眺樓在這裡，用長空煙雲抒寫着在這裡代代繁衍生息的四十七民族的豪情壯志。紅山腳下，烏魯木齊河在靜靜地流淌，綠樹掩映的大道，伸展到天山腳下。

沿着險峻的盤山公路艱難前行，令人神奇的天池出現在眼前，這天池，便是傳說中的崑崙仙境——瑤池。天池是一個半月形的高山湖泊，位於天山博格達峰下，清澈碧藍，波光粼粼，四周群峰高聳，雲杉遮天。在這裡，既可觀池水，賞草坪，望雪山，也可往森林，探幽谷，攀青巒。

越過準噶爾盆地一望無際的戈壁，賽里木湖用遼闊的碧波，用嫩綠的草原，用白雲般的羊群和星星點點的蒙古包以及遠峰輕蕩的雲靄，消除了我們渾身的焦渴與疲倦，送來了一片驚喜。這裡的賽馬、叼羊、姑娘追，以及那隨處可聞的草原歌聲，使人們流連忘返。

離賽里木湖不遠處是被譽爲「中國文明交流的千年通道」的果子溝。此溝位於大山叢中，是一條曲折的長達二十八公里的深山峽谷。溝內林木繁茂，綠草如茵，風雨無常。從果子溝的潺潺流水聲和果子溝的松濤聲中，我們彷彿能聽到萬千不息的馬蹄聲。公元一二一九年，一代天驕成吉思汗親率十萬鐵騎，就是從這裡進入伊犁河然後橫掃中亞西亞直抵歐洲的。隋唐之際，果子溝就是絲路北道的要衝，那數不勝數的駝隊就是從這裡走向中亞、西亞和歐洲的。民族英雄林則徐荷戈萬里流放西域時，也是從這裡跋涉到伊犁的。

告別果子溝，告別科古琴山，在一片晚霞的映照下，風塵僕僕地趕到了邊陲花城——伊寧。無數的鮮花揚着笑臉，密密的白楊播撒着濃蔭，到處是清清的渠水、鮮嫩的瓜果，滿街是不同民族的面孔、服飾的文字。晚霞中雄偉的古寺、渠水邊繁花似錦的維吾爾庭院以及成片的果園，都令我嘆爲觀止。我在伊寧逗留了兩天。遊覽了繁華的解放路、斯大林街和民族風情濃郁的「漢人街」，參觀了林則徐紀念館和我國西部最大的公路口岸——霍爾果斯口岸，飽覽了伊犁河兩岸綺麗的風光，欣賞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文工團的精彩演出；然後從伊寧出發，到了神秘的八卦城、繁花千里的鞏乃斯大草原、冰雪覆蓋的那拉提達板、喬爾瑪達板……

儘管我日夜兼程，到了許多地方，但看地圖，只是去了西域的一角。西域，那遙遠的西域！